

集部

傳家集卷六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論一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甞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

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絶由是觀之天下焉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

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

氏也公乃名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

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滋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

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

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毁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

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嫉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先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

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絏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况其餘四境之内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

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祚永固得王景畧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

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鄉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庭陳平窮於户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畧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

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 慶歷五年作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

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芽端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為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

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乃欲弃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
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為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
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
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行誖理所以禍
禄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為
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
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為太過而箕子
知其必亡國者為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

鴟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而有猒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

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爲不道自絶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縻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斲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已也是

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為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寖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詘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

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決必亡國已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商既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審諦也大誥曰肆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為已也豳風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言勤瘁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唯音嘵嘵言三監背誕王室阽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蔕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作

黄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温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

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竪閹竪之横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熈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别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

是言之興已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詖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大宗閔德裕雖為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群臣為朋黨誰之

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中和論元豐七年十月三日作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

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發之爲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

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旣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盖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志旣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盖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鍾鼓為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盖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盖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顔氏子之樂也内蓋言聖賢内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天雖不眞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

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忌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怒忘亦不正以為

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
難言也揚子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内應
務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
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
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
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胷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才德論 慶歷五年作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强智怯不可强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弃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

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鍾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鍾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酆舒有三儁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

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

田文曰我戰闘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佗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筞御之而為徳者役也然則徳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徳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徳猶既種

而無膏澤也畮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漑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後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獲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傳家集卷六十四

傳家集卷六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論二

知人論 嘉祐二年作

考制度習威儀辯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别正邪恊律呂之音肄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

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禨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盖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

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為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

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

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恭己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

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謨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宫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犲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

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

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三勤論

揚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

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才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者乎故為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佗奚足事哉

十哲論慶歷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

竊以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為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

及然則豈為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為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槩耶

四豪論慶歷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煩費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縣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夫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士頼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婾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任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

能為國與民謀也至其晩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辥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春宫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偽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為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

國家大敗社稷幾亡于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耻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詘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

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乗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為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為其下矣或曰無忌盗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

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脣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强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為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為置守家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葢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

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

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廉頗論　慶厯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

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十五城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

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劒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竪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逼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耻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亦微弱以

驕秦忍小耻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仆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煒燁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賈生論 慶歷三年作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
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踈廢
早終可爲痛惜愚以爲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儁才任之
爲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
陳得失云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
痛哭者謂侯太彊也以爲指大於股脛大於要久而不
制必爲國害夫爲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
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

晁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
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
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
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
其蕞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忽其區區之禮節忽
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
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
夷賓服疆埸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

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為餘事捨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緩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踈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虚器操刑法為利柄翦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由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由之術苟見其材之

茂學之博其言瞱瞱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駁濫刻深非吾黨也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龔君賓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禄刼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辯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爲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

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涴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禄甘言訣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謟豈曰

能賢故君賔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邴吉論

邴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署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

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邴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内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

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産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邴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顔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饑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耻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

趍之如流水豈能安屐蹻之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耻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汩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汩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

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敵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

人之意乎

葬論 元豐七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賫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

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着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

歸也既塟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塟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塟就使皆如塟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塟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塟太尉公族人皆曰塟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

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塟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為塟師為野人塟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塟不用吾言將求佗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巳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塟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恱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

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塟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塟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塟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之子孫塟必以時欲知塟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塟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傳家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解中發

傳家集卷六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議

不以卑臨尊議慶歷五年作

大傳以為武王克商祀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譬猶天地之體殊君臣之位絶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雖為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為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

王纂紹前迹登隆基緒追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為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於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太王王季文王追褒既盛則太王之前公劉不窋之倫尚為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繼號終已無窮豈可行哉謹案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又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大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

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於太王茂於王季成於文王終於武王武王既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由興積功開業之艱難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己功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為失也大矣且夫以太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分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謙畏天命不輯大勲以授聖子武王因累世之基用既王之周推已亡之商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雖

以中庸之君處之猶不敢盖其祖宗之勲謂天禄由已而成徒以私意追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況於武王大聖豈得爾哉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追王之理豈不明與

祔廟議嘉祐八年六月一日上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已來天子或

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
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
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
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
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
主盖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
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
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

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禧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

配天議

伏准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聖旨令臺

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愽訪羣臣使各陳其意臣等愚憒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至於取捨繫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髙宗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帝章帝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

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

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有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為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

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凡為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徇目前而已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為便

宗室襲封議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為非是兩制議者各贖銅三十斤禮部各追一官

臣等竊原聖人制禮之意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故今文稱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

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
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皆為始封之時應襲爵之人
也其無後者則國除自唐末以來三公以下不復承襲
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為國公陛下以為非
古故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節文稱宣祖太祖太
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
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又稱其非袒免親
更不賜名授官太常禮院手奏檢詳國朝近制諸王之

後皆用本宫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來新制既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即與自來事體不同本院參詳合依禮令傳嫡承襲閏十一月五日奉聖旨祖宗之子并濮國公並令傳嫡襲封所有見令諸宫院已封公者令依舊將來即更不襲封臣等詳觀兩次詔旨丁寧皆欲以復古禮而垂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内除越王曾孫世程魯王孫宗肅韓王孫宗續吳王孫宗絳並依禮令當傳襲外其昭成太子陳王蔡

王皆無後國當除宗保仲郃宗達以旁親繼襲乃是朝廷特恩爲之立後紹封其國於禮典亦無乖違所有秦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世逸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衆禮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皆係旁支若此三人襲三王之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世襲爵祿與國無窮其正統子孫袒

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在皁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絶不惟與禮令之意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為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盖緣禮令據初薨之時定為嗣之人令日於數世之後議當為後者事體有殊而專執令文所以參差不合而異論紛紜也臣等竊忠彦等以為令文之制與古稍異若無嫡孫而有嫡曽孫則捨曽孫而立嫡子母弟若無母弟又立庶子以此知亦許推及旁支常以親近者為先也令令文稱無

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以禮典與五服敕言之諸子之子除嫡長外皆為庶孫既立庶孫則當於諸旁庶孫內擇其長者一人立之蓋王視庶孫恩親等也庶孫比曾孫行尊而屬近也臣等案令文皆約古禮為之安有與古不同之理借使不同朝廷方憲章稽古亦當捨令而從禮豈可棄禮而就令也況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言嫡子嫡孫相繼不絕雖經百世皆應傳襲也若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謂有嫡曾孫

捨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也吳商云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禰繼世之正統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王敞云君爲祖三年既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者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范宣云嫡孫亡無後則次子之後乃得傳重以此觀之明嫡統不絕則旁支無繼襲之道然則令文所謂子

孫承嫡者傳襲自嫡曾孫以下皆包之矣所以更言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者嫌人無嫡子即立嫡子之母弟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孫廢之故也又言曾孫以下準此者謂庶孫以上皆無即立嫡曾孫之母弟無母弟即立庶弟之類是也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屬近者為嗣則無嫡子便應立嫡子母弟及庶子何為更立庶孫也必若忠彦等所云則國家故事取本宫最長者一人封公已是行尊屬近之人便當遵行何必更有改作

也彼令文所指者傳襲之人五服敕所載者喪服之制事理各殊豈可引喪服之庶孫證傳襲之庶孫也且造令之時王公以下薨則傳襲故必有立曽元者令諸王之薨已歷數世乃更追議當為後之人則不應捨正統而更取旁支也今欲使合於古而適於今則莫若自國初以來於其人薨沒之時定當為嗣者以至於今日則於禮令不失而亦不離正統矣案秦王以雍熙元年薨於時嫡子德恭當立德恭以景德三年卒嫡長子承慶

當立承慶以寶元二年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長曰克晤先卒無子次曰克繼當立楚王以某年薨嫡長子惟叙當立惟叙以大中祥符五年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以慶歷五年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以某年薨無嫡子有庶子三人長曰允升以某年卒嫡子宗禮當立宗禮以治平二年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以此考之其當為後者豈不明白矣所有承選雖是德文之嫡子其父

元非嫡長自不應承襲盖因令來承亮以庶孫得承襲故使承選有辭先王制禮皆本諸天地酌之人情譬如四支百體不可移也移之則綱紀紛亂爭端並興於承選可以見其驗矣臣等謹依古禮及令文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敕命閏十一月五日聖旨指揮檢詳屬籍重行定奪到秦王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并如衆禮官議所定

李僕射謚文恭議　穆

僕射禀秀美之氣涵純壹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遷得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決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為美談謹案謚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于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億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于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

錢中令謚宣靖議 若水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寛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也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賛國謹案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謨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闗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夷夏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

趙少傅謚僖質議 禎

少傅體和居厚履恭涵壹言必有物動不進名矯迹衡茅濯羽雲漢入賛樞極出殿藩維謹案謚法小心恭慎曰僖言行相應曰質少傅内則造辟盡忠外則騰章建畫親昵有問應以他言可不謂僖乎歴事三朝始終一節不貴飾以譁衆不激訐以髙人可不謂質乎請謚曰僖質

馮太尉謚勤威議 守信

昔者晉人不恭敢距大邦負固阻兵趦趄不庭太宗征之霆駭風趨狐狼之墟化為樂都混壹之勲太尉與焉獫狁孔熾盤居幽薊縱騎鳴弦至于澶淵真宗一麾電卷雲披剪其酋豪馬潰麋逃厎寧之功太尉在焉天下既平蜚游不驚符瑞充盈登休薦成和鑾四廵萬乘星陳東暨云亭西涉河汾警蹕之清太尉扈焉白馬之河漏為横波濟澤之阿閭殫可歌隕林仆竹薪石相屬淵吐其陸蕪蕪衍沃隄防之勞太尉重焉謹案謚法能修

其官曰勤猛以彊果曰威迹其夙夜在公臨敵剛决榮祿貽馳令問始終攷於二法可謂恊矣請謚曰勤威

辯

性辯治平三年正月二十日作

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大體也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

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爲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敎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滋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

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是知藜莠之生於田而不知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為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

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情辯

應幾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幾悲哀甚既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吾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哀者情也死生有時短長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

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予常以為知言光辨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寖衰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皆順人情而為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蕩潏無所不敗也馬不御則騰突

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後洋洋焉注夫海駸駸焉就夫道由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銘

鐵界方銘景祐四年作

質重精剛端平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濕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傚

劒銘并序

或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劒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何

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劒道不在焉雖劒不去體不能救其死故茍得其道則劒存可也亡可也作劒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慮過防却除不祥倏忽縱横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恃力弃常匹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暴不犯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鋏蕭蕭七星焰胥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槃水銘 嘉祐七年二月一日作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必傾傾不可収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四言銘 熈寧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作

聰明壯勇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深遠高大之謂道

箴

勇箴 景祐四年作

何為而正致誠則正何為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

逸箴

百仞之木生本秋毫德隳於惰名立於勞宴安之娱窮乎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愛非時沒世無稱君子耻之昔在周公作為無逸大聖猶然况非其匹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之門仁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塲聞善而遷覯過而改

頌

顔樂亭頌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為昔顔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搆亭其上命曰顔樂邦直為之銘其言顔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寛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

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為前後以相推授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為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耶因子贍之言申而盡之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

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間獻王贊慶歷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雜滅先聖之道響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

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皦皦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茍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褻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慱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

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僊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

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傳家集卷六十六

傳家集卷六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評

子噲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廼以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無不

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訹於姦言以陷於死亡為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知之邪

應侯罷武安君兵慶歴五年作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為喪以成為敗保身固寵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仆人而立己國家喪敗不與其憂世之患此亦已久矣

甘羅慶歴五年作

甘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他奇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范雎慶歷五年作

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患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

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阬趙軍慶歷五年作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阬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橫

瀆宗廟為墟究其禍本兆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慶歷五年作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疏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

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貫高慶歴五年作

高祖以驕失臣貫高以很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邪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恥輕慮淺謀以陷弑君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令趙國社稷蕪沒宗廟邱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槩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漢高祖斬丁公 慶歷五年作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貳心古之命也縱君之敵以樹私恩姦莫大焉姦而為患勿報可也若將報之其望必大為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背施何以使人天下既定姦不干正盡節者賞貳心者誅君無失刑臣無貳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承廟祀四百蓋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也

烹酈生

班固稱蒯通一説而喪三儁為其亡田横殺酈生驕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既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蒯通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羣臣孰敢為之使諸侯孰敢為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哉

戾太子敗 慶歷五年作

鉤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為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宫則孝武屬意固已異矣是

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冡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文義禍亂及此可不慎哉

立鉤弋子為太子 慶歷五年作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違長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襁褓之子置之萬民之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鮮不危哉

誅趙廣漢 慶歷五年作

廣漢之為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議賢議能然則雖有罪固當宥之況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以為孝宣魏相之累矣

張湯有後 慶歷五年作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絶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恵於晉晉人思

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盖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賈捐之慶歷五年作

君子以正消邪捐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京房對漢元帝慶歷五年作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剥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高順 慶歷五年作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吕布而登輸心魏祖親爲反間順盡力於布與之偕死意者順賢登歟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禮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貳漢氏平壹海内萬國一君天下之君唯帝室耳順於吕布雖偏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而又彊暴無謀

敗亡有證登知幾輕舉以存易亡徐豫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戮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耶其才雖美未能及登以茲觀之優劣見焉

魏孝武帝初立慶歷五年作

甚矣高歡之無道也其視君不如奕棋廢而置之在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魏孝武帝西遷慶歷五年作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欲

興之胱於髙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嗚呼為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兢兢業業日愼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既亂且危然後愼之其可乎

張廵 嘉祐元年作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敵人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

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廵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毁况其暖者邪

馮道為四代相慶歷五年作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

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禮義奬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原

原命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嬗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

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爾朱氏滅而不知滅爾朱者為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為戮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說不書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

說玄

予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

私怪雄不贊易而别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藴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廼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戔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澷畧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

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髪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運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令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

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
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
易也非别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
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
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
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
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
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

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令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述國語 慶曆五年作

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分之取其菁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藁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

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複重之書何為耶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宗元邪佞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藩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之言而簡弃此書故述其益以張之

四言銘系述（元豐二年五月十七日作）

迂叟為四言銘見者怪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於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

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為不懼曰勇強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自古恃才而不愍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彼皆天之所與非己之所為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心於人曰忠不欺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於忠信何也茍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

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正直為正正曲為直適宜為中交泰為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瞻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淺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為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聳之使高研之使深發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國格于上下被于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於是矣嗚呼捨是而云道者皆

不足學也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作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手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一有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

以次上遷逮左録而止崇徳僧紹鑒既為左首座矣會足有微疾乃嘆曰吾弃家為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即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録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為宜待次補鑒不聽既解去明日右録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為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寳末令頗刓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之

諭

諭若訥　熈寧五年

熈寧六年冬光在洛陽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宗皇帝時得召對成化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三篇上甚喜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辭曰臣所為不遠千里求見明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乃飛白安净二字以賜若訥若訥然後舉首加額受

而藏之若訥野僧也生江湖間一旦萬乘之主召入禁中而訪所學授以二字葢師號之類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屈帝筆如若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忘先帝不貲之恩思有以報之向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為一藏名曰報恩經藏徧請朝廷輔佐之臣譔文書石琢而立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於石以傳于後子為我序其事而記之光謝之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發明上人之學與受賜之由且

文辭鄙陋何敢輙寓名諸公之末自陷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若訥去冬已嘗犯寒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今兹復来非有他求欲得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廷貴人及四方能文者甚衆欲為斯記者亦不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深乎光甚愧其言因諭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光敢無辭以為復抑仁宗皇帝既嘉上人不受命服賜以二字豈師號之謂邪盖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亦嘗深

思具指乎夫安凈德之美者也既曰安矣則於物宜無求既曰凈矣則物不得而間之是故安如磐石雖加減萬鈞不為之低昂凈如清水有一毫入之則累矣上入既能知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為哉况先之文又足求邪

訓

訓儉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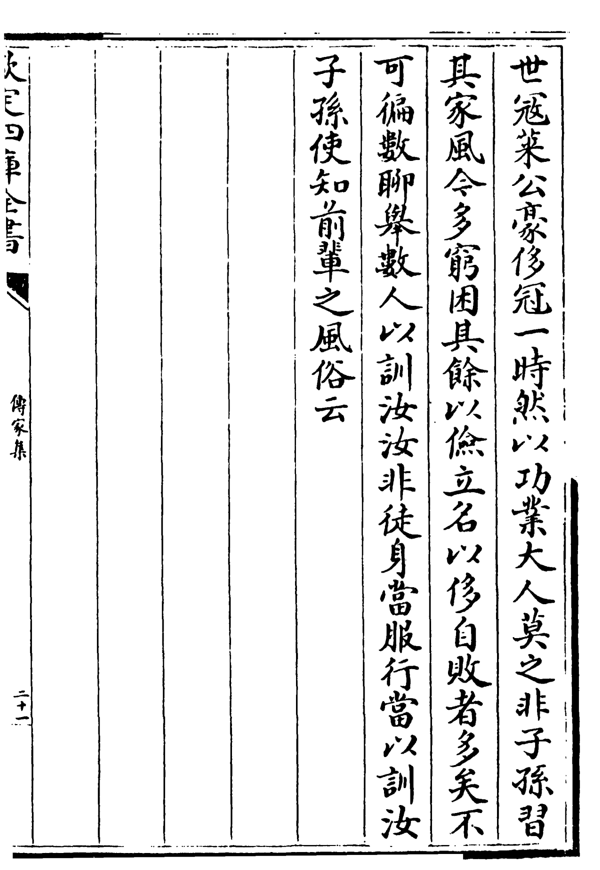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獘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

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柹之類殽止於脯醢菜羮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殽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

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餚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乃自奉若此公

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

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



世冦莱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傳家集卷六十七

傳家集卷六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序一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于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

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䤋執俘然後賜勲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為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寖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

并職事官通用為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
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
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
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
廷畏之窮極褒寵茍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
夕觧緹衣旦紆公衮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
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
無此為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

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禄之厚溥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勲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熈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畧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内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删其煩冗存其要

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

河南志序元豐六年作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

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韋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甞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又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録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脩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

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别

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

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强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説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之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

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名之與共脩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道原光蒙成而已令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熈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脩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

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嘗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絶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

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脩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
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
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
廢伏枕再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輙取書脩之病益
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
書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
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惆
悵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

羮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時
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
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
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
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
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
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晝夜讀且抄留旬日
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

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髙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服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剌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由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慾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

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頳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

和至熈寧年畧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令栁芳唐歴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為書屬光使譔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為人譔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

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令為筠州人父煥字凝之進士及第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令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名苑序 慶歷九年作

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

姓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家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黄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歴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深非之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為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為此態旁貫曲取紆辭蔓説至有依聲襲韻强為立理誠可閔笑者甚衆此非宰我栗社之比邪今

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間因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茍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

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古文孝經指解序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

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顔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偽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沉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祕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

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絶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

令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嗜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偽之明皦若日月而歴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為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令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

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胷臆闚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其令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洛陽耆英會序元豐五年正月作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

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

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

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寛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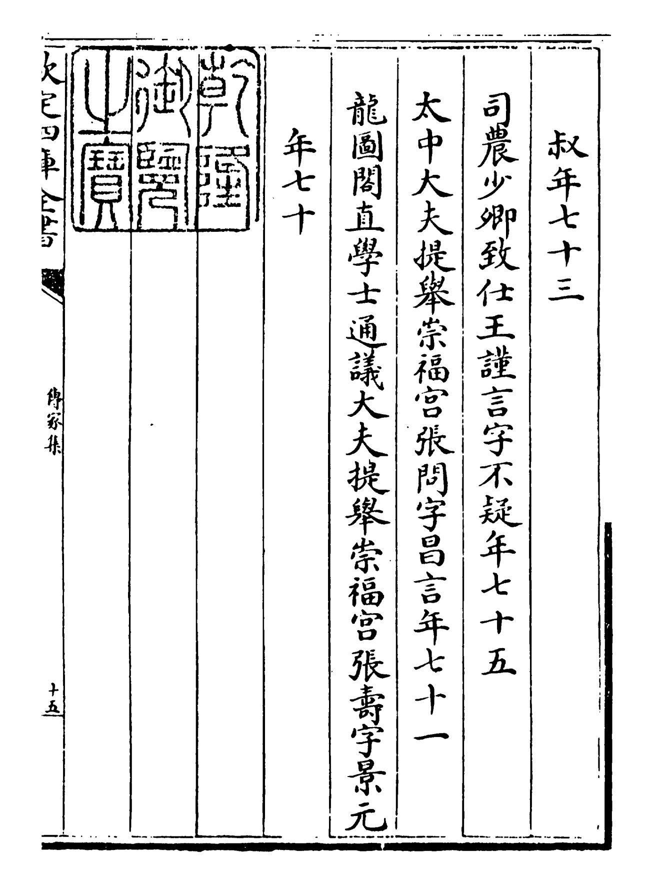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宫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宫楚建中字正



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壽字景元

年七十

傳家集卷六十八